

彩绘名著  
CAI HUI MING ZHU

经典爱情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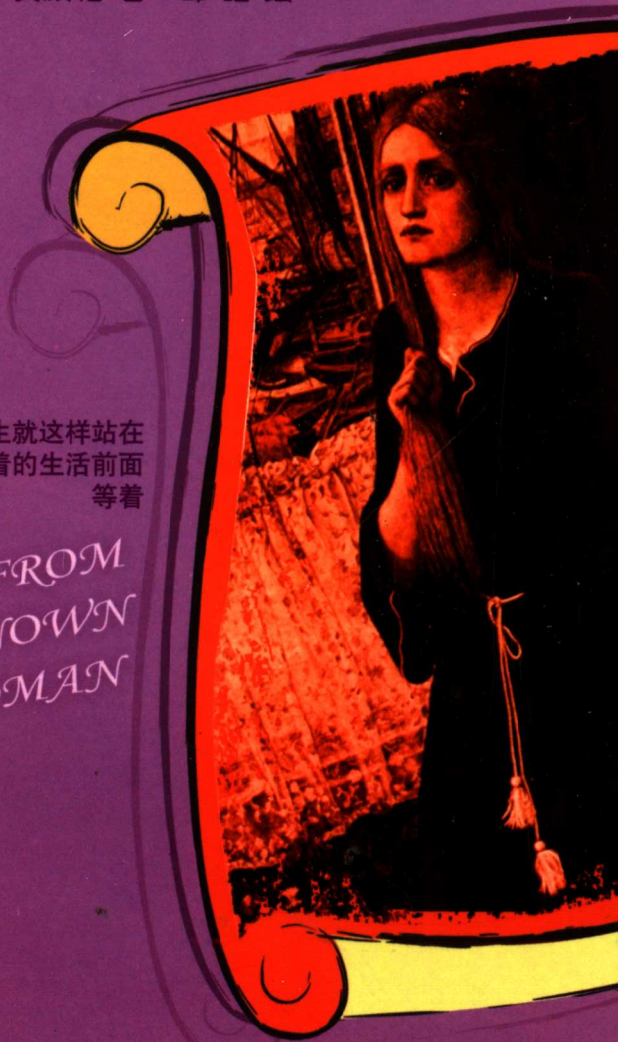
#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斯蒂芬·茨威格 著 邹晗 绘

我一生就这样站在  
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  
等着

LETTER FROM  
AN UNKNOWN  
WOMAN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

◎ 名家选读

名家选读

#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奥地利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 徐世昌 译

茨威格短篇小说  
代表作之一

一个陌生女人写给  
一个男人的信  
——《一个陌生女人  
的来信》

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彩绘名著  
PAI HUI MING ZHU

经典爱情读本

#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

主 编——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 
著 者——斯蒂芬·茨威格（奥）  
译 文——张玉书  
绘 图——邹 滢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/ (奥) 茨威格著; 张玉书译. 北京: 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05.1  
(经典爱情读本)  
ISBN 7-80201-143-4

I. 一… II. ①茨威格…②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奥地利—现代 IV. 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509 号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经典爱情读本

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)

电话: 84026171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3

ISBN7-80201-143-4/G·088

定价: 160.00 元 (共 12 册) 本册定价: 10.00 元



我一生就这样站在  
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  
等着





著名小说家 R. 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，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，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。他看了一眼日期，突然想起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“四十一岁了，”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，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。他随意地翻阅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的篇页，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。仆人告诉他，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，有几个人打来电话，然后用一个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。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，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，他就拆开信封看看；有一封信字迹陌生，摸上去挺厚，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。这时仆人端上茶来，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，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；然后点上一支雪茄，这才伸手去把那封搁在一



边的信拿过来。

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，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，写得非常潦草，与其说是一封信，勿宁说是一份手稿，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，可是信封是空的。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，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。他心想：“真怪，”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。



“你，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！”这句话写在顶头，算是称呼，算是标题。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；这是指的他呢，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？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。他开始往下念：

我的儿子昨天死了——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，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，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，当时流感袭击着他，他发着高烧，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。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，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





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。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。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的眼皮就合上了。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，就在这时候，死神把他夺走了。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，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，就和他死去的时候一样；他的眼睛，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，



刚刚给合上了，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，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，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。我不敢往床上看，我动也不敢动，因为烛光一闪，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，于是看上去，就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，我就会以为，他没有死，他还会醒过来，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。可是我知道，他死了，我不愿意往床上看，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，免得再一次遭到失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儿子昨天死了——现在我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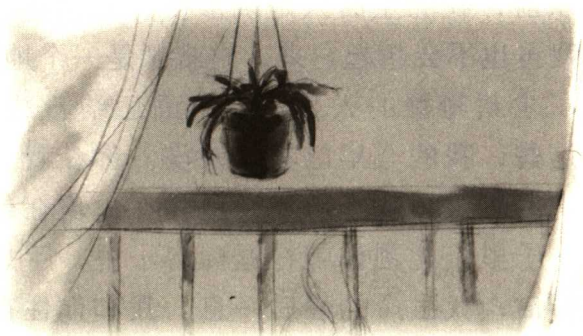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世界上只有你，只有你一个人，而你对我一无所知，你正在寻欢作乐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。我只有你，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，而我却始终爱着你。

我把第五支蜡烛取来放在这张桌子上，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。我怎能孤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，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？而在这可怕的时刻，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？你过去是我的一切，现在也是我的一切啊！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，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——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，两个太阳穴在抽动，像有人用槌子在敲，我的四肢都在发疼。我想我在发烧，说不定也得了流感，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，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，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。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，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——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，振作起来，和你谈一次，就谈这一次，你啊，我的亲爱的，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！

我要和你单独谈谈，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；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，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，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。可是只有我死了，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，





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，那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。要是我还得再活下去，我就把这封信撕掉，我将继续保持沉默，就像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。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，那你就知道，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，诉说她的生活，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，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，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。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；一个死者别无企求，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，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。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，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请求：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。

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，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。



在这以前，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、乱糟糟的一团，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，它就像是一个地窖，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，上面还结着蛛网，对于这些，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。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，我十三岁，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，手里拿着这封信，我生命的最后一息。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，正好门对着门。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，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（她总是穿着孝服）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的女儿——



我们深居简出，不声不响，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——，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姓名，因为在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，没有人来看望我们，没有人来打听我们。况且事情也已经过了好久了，都有十五六年了，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的亲爱的。可是我呢，啊，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，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，不，那一小时，就像发生在今天，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。耐心点，亲爱的，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，我求你，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，别厌倦，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！



在你搬进来以前，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，吵架成性。他们自己穷得要命，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，他们恨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败的无产者的粗野。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，老是揍老婆；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、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，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，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，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，最后大家都



开门出来，威胁他要去叫警察，风波才算平息。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，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，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碴出气。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，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，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扔我，扔得我额头流血。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，都恨这家人，突然有一天出了事，我记得，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，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出去，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，后来又给揭下来了，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，说是有个作家，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。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。

几天之后，油漆匠、粉刷匠、清洁工、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，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，屋子脏极了。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、拖地声、刮墙声，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，她说，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。而你本人呢，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还没见到你的面；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，这个小个子男仆，神态严肃，头发灰白，总是轻声轻气地、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。



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，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，可是又不因此而降低身份，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，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。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，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；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，他也总是态度和蔼、神情严肃。他一提起你的名字，总是带着一种尊敬的神

